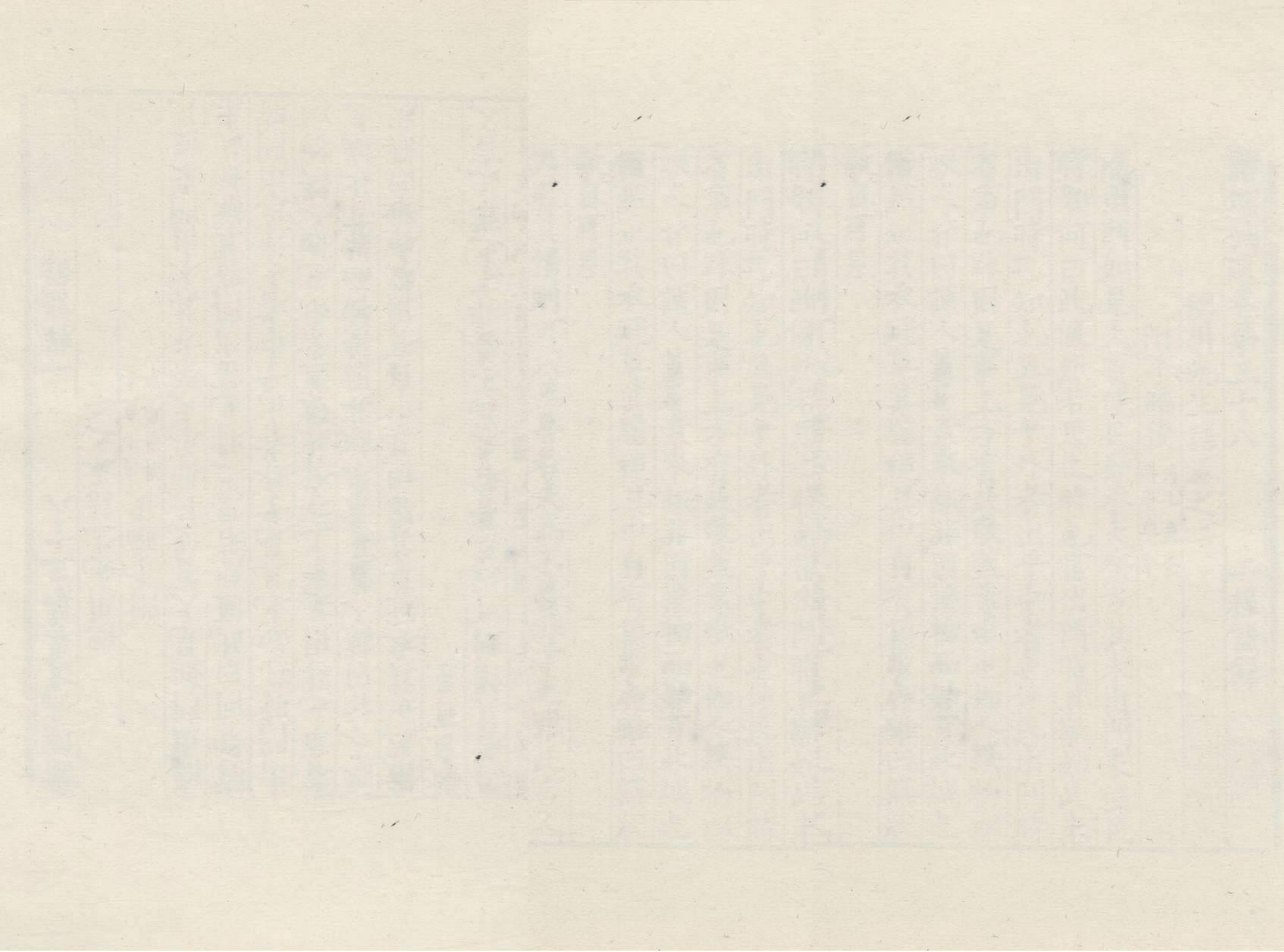


四書章句集註

七



魏莊渠先生句讀批抹

孟子



孟子





孟子

朱子集註序說



東陵唐氏九松

周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騶人也騶亦作鄒受業子思之門子思孔子之孫

人也本騶亦作鄒受業子思之門子思孔子之孫

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及孔叢子等書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

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春秋無

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指敬謹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

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

十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二年當齊湣王之

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齊湣王獨孟子

也孰是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

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孟子七篇趙氏曰

六十一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

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

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語襲

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

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則非也荀

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

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

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

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

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

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

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

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

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程子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

仁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朱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為可依據比伊川言不惟大有益於學者且為孟子功臣以才高喚醒學者其意非病孟子也正欲防閑後學以才高自寧抑聖賢立論如此之果者恐後人才不及而學之反以累孟子耳

子曰孟子才高學之
可依據比伊川言不惟
有益於學者且為
孟子功臣以才高喚醒
學者其意非病孟子也
正欲防閑後學以才
高自寧抑聖賢立論
如此之果者恐後人才
不及而學之反以累
孟子耳

孟子才高學之為可依據比伊川言不惟大有益於學者且為孟子功臣以才高喚醒學者其意非病孟子也正欲防閑後學以才高自寧抑聖賢立論如此之果者恐後人才不及而學之反以累孟子耳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
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
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
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
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
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
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
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

序說終

有孟子然後六經之用明有六經而無孟子揚墨之仁義所以流
孟子見見緣是他有許多問答抑揚 孟子才特義理精明是甚次第文章 孟子之言親切明白無甚可疑 孟子說義理精粹明白活潑潑地
孟子於義利辨得毫釐不差 孟子見道理之極至十分透徹 七篇之書筆勢如鎔鑄而成若是弟子集其人甚高不可謂無傳
孟子許多長段都自首

昔年有疑孟子有疑否曰疑甚多問何處疑曰第一句便可疑言孟子不見諸侯何為見梁惠王問者不能答朱子恐人
有此疑故註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一句或問又詳言之

有問者曰請孟子有疑
曰疑甚多問何處疑
不見諸侯何為見梁
主問者不能答朱子
人有此疑故註卑禮
幣以招賢者一句或
詳之

孟子於梁隨口揮
去此是少年英氣
孟子每章先言了
又自下注脚
開口便掃去利字
即以仁義繼之

孟子卷第一

朱子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

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

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倣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

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餒。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

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

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

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戶，出車千

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梁惠王上

須又言仁義之效而利在其中觀此章本口分入利對說然必曰仁者非仁做不得義出故也

倒轉兩句精神有力

字訓

此偶得其要

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此亦隨口掃去

只添而後兩字便
活動精神

立意

正說

反說

②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音亟

棘鹿音憂鶴詩作
高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初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音曷喪去
音曷喪去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

王自謂盡愛民之心異於鄰國而民無多少異

此類皆是長於譬喻與鄰國亦無大相過

掃得直截道此語全不費句

苟能如此則不必移民移粟猶是王道之始

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音填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民無憾則自然
下一始字甚密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小，數音日，促音日，鳥音日。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擲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此為王道之本

此為王道之成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

與惠王上

一成字應前之始字
成字生於教字

今之政如此何以謂之盡心
罪歲應兩凶字

疑孟子以其不合
勸諸侯為王故
程子著此語而未
子不可不見於
此也

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
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
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
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
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
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
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
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
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
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
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萃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
豐凶也患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
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
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
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
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
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
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

梁惠王上

宜合為一章王喜
斯天下之民至焉
一語故發承教之
言孟子亦因之以
終前說

引公明儀之言以
此足前兩句

自王道之始言此
可見王道之亡

作備且不可況率
獸食人乎此句感
傷之深千古有餘恨

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
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
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
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
之改與未改耳

④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挺徒
頂反○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
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
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
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備音勇
為上去聲

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
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

故孟子以不仁斥之

此吾國不在於強先
以一語寬之繼以仁
政教之

洒之道不過如此
當時謂之迂闊不知
乃起死之良方惟周
自大王以來能信此
方尔

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

使民飢而死乎○季氏曰為人若者固未嘗有率獸

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

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

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⑤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

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長上聲與去聲比
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

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

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

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
反斂易

也易治也釋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

也皆去聲釋奴
百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

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孟子之志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以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

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

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

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

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孟子非不用兵必如是而後可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

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此子由語止以一句
藥一傳

梁惠王上

孟子自梁至齊相去十有七年大段老成委曲言語亦縝密精神

先自言其學之正此幾語異以入之且有禮

王猶知以德為本保民而王是一章主意王不敢以王自居

是指其實事上提出他心

王之本 就事推開存其不忍二字為本此欲因其明而導之

先分別愛與不忍兩字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威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饗

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斲音直與平聲○胡斲齊臣也饗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

以塗其饗郊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

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

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梁惠王上

愛亦仁也不忍亦仁也愛牛則有吝意所以與不忍不同

反證一語有力。以小易大豈非愛吝即是私非仁也。若果有不忍之心何分於牛羊。此句難答宜宣王不能自解。

孟子且護他此心未見羊則此不忍未發此非宣王之仁術乃孟子之仁術也。

推出一未字妙

釋未字尤有味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各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梁惠王上 未見羊三字孟子喚醒他先來本心宣王所以感動而說

人未能推此之用不容不再問

且推開去張可為而不為之本

此句推有力

此善誘之意

此是喚王不醒說開去了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蓋音悅忖

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

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見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上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到此方喚醒今日之本證保民而王一句以
愛民之心推之豈不能保民分明是不肯為

推

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五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耳

前以愛物之心推上仁民來此以親親之心推下仁民去以示以推之法孟子平生工夫在此一句

再提此句王又不醒是不能推也

推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

言此心本有天然之推度如何不知輕重長短而不能推也

梁惠王上

以王不能推不得
已致此心之本原此
所謂忍也與不
忍於牛者何其
異

王猶不肯承姑以
大欲誇孟子

方直攻其病一向掃
去亦非別求其病
即齊桓晉文之問
便是病根

推

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
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
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
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
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
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
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解之牛者故指以問王
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
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
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
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
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不為之為皆
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朝

王猶未服更進可

推

此言後災以實利
言言王所易曉

前本字指本心
此本字指天下
之本
一可轉歸有少約之方

發政施仁尚是大
綱說

本

王方心服雖求教
而無立志

便變近習變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泣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
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
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
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
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
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
亦反其本矣其與聞與
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鄰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
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
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
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
古懇與許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
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
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懼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五呈志明以教

梁惠王上

孟子傾倒與之言而終不能領略也

推

先言不可不制產之由以及民陷罪之故

此便是王道之始止於養民

本

此合一教字

惟

孟子所謂王政之本只在此教語

本

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曰無怙產而有怙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怙產因無怙心苟無怙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與憚同焉於度反恒常也產生業也常產可常生之業也常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皆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

梁惠王上

字音訓

此方是保民結保
民而至此句方盡

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
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與齊王問答凡十有四章惟首章闡圖變化精神超越而元氣不動非門人

不能傳此是傳不得處

孟子每章或千百字若不可涯者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

來以千百數將自得之矣

孟子卷第一

此下五章一機軸而充之以學力似不免有戰國大辯之風其所異於戰國者務引其君於當道發天理之幾微過人故之相流所以有功於天下

孟子卷第二

朱子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規小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平聲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
頷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
樂也蹙子六反頷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頷
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
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

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
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
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
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
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
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

一句轉轉恍然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成英韶漢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

周音又傳自變反

囿者畜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為堯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

細音初義凡音饒

芻草也義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併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併音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併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可踐事吳

獯音熏

鷺音育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
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
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
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
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各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句含徧覆
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
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太音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

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

衆也篤厚也枯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
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
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橫與同

書周書泰誓一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
此解之籠之四方籠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
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
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
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
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
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
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
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
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

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
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
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
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
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朝
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

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
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
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
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
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
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
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

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眈眈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眈眈古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眈眈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獸半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一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立只悅大音泰為去聲樂如字

里一反招与韶同音 飛生命也出舍自責以首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

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且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⑤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朝，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榮獨。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

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潞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孀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哥可也榮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田賦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賦音侯橐音托賦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田心女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弱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

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名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異，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取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之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全之全言一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全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

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然後可以四字力

於傳有之

傳自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

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

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

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

勅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

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勉達陽人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

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

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

音扶舍上聲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

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

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王

人彫琢玉哉

音日浴

兩言是兩意前
說是在賢不如任
匠後說是在愛國
如愛玉饒氏

梁惠三下

趙氏曰國語之二十四兩為鎰禮之朝一鎰

米註亦謂二十四兩為鎰始誤註為二十兩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子庶幾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上去聲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問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矣

籩音舟
食音嗣

籩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⑤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平其

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禮反

後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籩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

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 逆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老同 倪五音指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鄭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二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聞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聞，闕聲也。穆公，鄭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百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此是孟子兩世之機 惜中樂毅不聞此論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

無尤焉幾上聲夫立曰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

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

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

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牙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

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聞云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

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

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

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

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

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五里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

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

邠地名。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 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其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

注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屬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周家王業之本此所以能商也

梁惠王下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

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

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

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字季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五鼎羊豕魚三鼎特豕魚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口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第三

朱子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威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

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雙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勑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

霸業之難如此

王業之易如此

以其難者疑其易

時難

勢難

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
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
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
足為與與與平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第十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

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

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

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

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

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

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

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朝音鳴，又音歷，正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土畿不過

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殷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東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善。孟賁血氣之勇，刃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

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以直字橫貫其中。

不疑

公孫丑上

不懼

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
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
無懼而已矣舍去聲

孟姓施發語新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
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
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
其孰賢然而子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
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慄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
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
衡二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子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

直
朱子曰孟子養氣
之論孔子已道了
曰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愚謂與
此正相表裏曰反
即內省也直則不
疚矣雖千萬人吾
往不憂不懼也

公孫尹上
守氣不疑
直
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
氣者理之帥氣壯則理行

告子死底不動心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大志之夫音秩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

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心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人主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日

公孫丑上

孟子活底不動心

朱子曰孟子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

養氣一段是學者先務。此以成德言知言即是知道。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

浩然之氣靠道義做骨。自然不疑不懼。硬要無疑不懼。

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氣之端。直養便是自反而縮。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

公孫丑上。朱子曰其氣至大至剛是體塞乎天地乃其效也。

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依據蓋天地之正氣而人
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
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
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
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
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
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氣之用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判道者天理之自
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

合乎義道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
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
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疴憊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

集義猶言積善善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

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自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
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
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
而自反不自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直養無言是養之
之道
集義所生是養之
之功
集義義襲是
養氣一節大旨
大小大養氣口是一
个集義只是無一
事不求个是而已

兩餒字不同

前是無氣則道義餒
後是無道義則氣餒

論其也道義非氣無以行
論其也氣非道義無以生

是非兩字對
生襲兩字對

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
非行義而襲取於外

公孫尹上

朱子曰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事而不動心

此是做工夫處
必有事勿正是
集義工夫正而
助是要義襲
而取

絕句

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由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入也病疲倦也舍之不正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

公孫丑上

補

要看四不所字 蔽陷離窮是病原 先去蔽則無下三件病

蔽之原不一
氣稟之蔽
物欲之蔽
習俗之蔽
學問之蔽
去蔽在乎好學
心通乎道便是
發明知言之要
好學而後能心
通乎道

自此而下文執抑
揚起伏若對漫
而無收拾徐而
玩之前後相應
極為縝密

知其所以離道辭知其所以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設彼奇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設偏陂也淫放蕩也
邪邪僻也道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
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窮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
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
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
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
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
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被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
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
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
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
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
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
乎行去聲

公孫丑上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
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
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
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

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去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且曰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

本問伯夷伊尹而帶言夫子者以願學者夫子則二子伯仲也

公孫丑上

後面四段盡總在此一句則孟子之所以自任可知矣

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賊也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九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言夫子德之盛君百里朝諸侯有天下應齊之卿相下是道也言行一義殺一不辜依舊是自反而縮所以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不為其同者固如此其異者又非伯夷伊尹所可及也

一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本欲尊夫子且先舉同異則從容不迫又舉三子所言以實之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無我子真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日姓好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况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三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堯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况其宗自吳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大結反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別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威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己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為不同

敵人之所以懋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

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

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

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

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

好惡榮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

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

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是

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

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

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徹音直刺反士音杜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

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苴也牖戶屋梁之通氣出

入虜也。予為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多士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此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聞暇。及是。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樂。禍福無常。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亦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又王之篇。求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無言。言禍也。違避也。

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五。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朝。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墨而不征。法而不墨。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墨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墨。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墨。蓋逐末者多。則墨以抑之。少則不必墨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公孫尹上

古者梁塗所會而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去惡以防姦。究節是使者所持。傳是今公文脚引。

墨是取他貨地錢。征是稅其所賣之物。

里布布縷之征即
五畝之稅如今納
紬絹
夫征粟米之征即
百畝之租如今
輸租
家征力役之征
如今應役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墨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

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

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

墨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自立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

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

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

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

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

乍見兩字緊要

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為納要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二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

字義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情性義

公孫丑

四端二字每字是一个意 四个界限自分明亦有隨事相連而見

程子曰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二字最說得親切

知皆兩字緊要

須用一個推字
新字釋始字

信貫四端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駮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

孟子三

十八

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所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

公孫尹上

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

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

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

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

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

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

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通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

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二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士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

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

鑿乎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

善。舍音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

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胥就已朝音朝也惡上音去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澆汚也胥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胥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澆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胥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胥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柳下惠魯大夫畏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澆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止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第二

周
孟
子
卷
第
二

公孫聖上

